

步步为局 ②

副市长

魏剑美／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副市

魏剑美 著

长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副市长 / 魏剑美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0755-704-3

I. 副… II. 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6995号

书 名: 副市长

著 者: 魏剑美

责任编辑 郝卫国 阎 丽

特约编辑 张万文

责任校对 李 鸥

封面设计 好书坊·周 晓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35/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704-3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1. 下马威 · 1
2. 任命 · 11
3. 第一次交手 · 19
4. 雷老虎 · 27
5. 官场如战场 · 36
6. 色魔落网 · 45
7. 陆厅长的追悼会 · 51
8. 捅了大娄子 · 62

9. 神秘的香港财阀 · 74
10. 女部长的“性贿赂” · 85
11. 不和谐的年终慰问 · 99
12. 第一炷香 · 112
13. 专家的气派 · 129
14. 生死惊魂 · 145
15. 惊心动魄 · 160
16. 异国欢场 · 177
17. 世事如棋 · 196
18. 艳照门 · 209
19. 黄雀在后 · 222
20. 市长选举 · 234

1. 下马威

汪大明到尘州就任副市长的第四天，就被狠狠地给了一个下马威。

大凡新官上任，都要到各辖区去巡视一番，说得好听点是熟悉情况，说得不好听一点则是抖抖威风。你想想，那在省城机关憋屈得厉害的小角色，好不容易熬到放下去“锻炼锻炼”的这一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摇身一变为地方大员之后，不在自己的地盘上打马巡视一圈怎能释放内心的万丈豪情！

汪大明巡视的第一站是易江县，这倒是有点出乎陪同他的金副秘书长的意料。谁都知道，尘州市所辖八县一市两区当中最富的是南河口市和林阳县，前者以“广东的后花园”自居，又是汪大明赖以发迹的摊戏的发源地，后者以矿产资源丰富著称，都是富得流油的地方。有人夸张地说，那里的大小干部打个呵欠都带着钞票的气味。也正因此，来尘州赴任的官员第一站往往选择这两个地方。谁也不会首先想到去易江，因为易江、云林和山南民族自治县是尘州最边远的山区，一座陡峭崎岖的南庞岭将这三个县隔为另外一个世界，被尘州人戏称为“东北三省”。

头天，在金磊副秘书长来请示时汪大明脱口而出“易江县”，话一出口自己也感到奇怪，怎么第一个想到的竟是那个鸟不下蛋的地方呢？事后他才醒悟过来，并非自己喜欢标新立异，说到底其实是因为那里有个刘三军。

早在汪大明读高中时，邻村的刘三军从部队转业分配在易江县一个派出所，刘的一个亲戚见人就炫耀他的职务是“派出所长兼秘书”。当时汪大明只觉得好笑，心想中国的土地上哪有这样奇怪的兼职。虽然乡下人普遍搞不清到底是“股长”官大还是“处长”官大，但料想官职兼得越多越好，“派出所长”就够威风了，再加一个“秘书”职务岂不更加牛气！汪大明在文化厅窝窝囊囊混着那会儿，这个刘三军已经混得人五人六了，从民警到所长，再到刑侦大队长，副局长，算得上是步步高升。有那么一个阶段刘三军的名字几乎就代表

2 副市长

着当地人的最高出息。汪大明听人家当面背面地感慨说：“读大学有个卵用！刘家的满崽只当了几年兵照样做官，表兄表弟侄儿外甥哪个不搭着沾光！汪家的那个大学生倒好，说是省里干部，回来连个专车都没有，还和我们一样巴巴地挤破中巴车！”当时的汪大明很有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对这个素昧平生的刘三军也就莫名其妙地多出了几分敌意。

金磊是个眨巴眼，往往一句话没说完就眨巴了两三次，让生人看了他挤眉弄眼的样子还以为怀着什么秘密似的。他当下好一阵眨巴，这才猛然醒悟过来，呵呵笑着说：“好好好，是该先去边远山区，汪市长到底不一样，不一样啊！”

汪大明心里暗暗发笑，也不多说。

第二天一大早，暂时借住在南天大酒店的汪大明正在洗漱，金副秘书长带着秘书小曾前来敲门，身后跟着一个瘦高个子，金一边眨巴眼睛，一边满怀愧疚地说：“教育局龚立熏局长、广电局欧阳东林局长、卫生局李异村局长本来都要来陪同的，不巧的是偏偏有别的任务，所以只有我们和文化局的任爱国局长陪同你去。”他身后的瘦高个子赶紧挤过来一张笑脸，呵呵地给汪大明问好。

汪大明心里愣了一下，本来他并没想要自己所分管的各局陪同去，但既然金主任如此这般安排了，他们仍不给面子就不能不说是某种信号。早在来尘州之前，郭太宝就叮嘱过他，这地方上的干部都是猴精，人家根本不看你是不是上级主管领导，只看你手里有没有实权。当初省里一次性招考了100名高学历高职称的人去县里任副县长，分到南河口的是香麓大学一个叫卢如虹的副教授，书呆子气十足的他一开始还颇有点“县太爷”的良好感觉，谁知道混了三五个月后再去下属单位“视察”居然连顿饭都蹭不到吃了。人家工商局区一个办公室主任都敢当面顶撞他：“不是我不给你卢县长面子，这事得有常委批示才行。”

汪大明嘴里胡乱应着，心里已经开始冒火。他知道这官场博弈也和行军打仗差不多，比的就是气势，所以才有“夫战，勇气也”的前人圣训。眼下憋着一肚子的火却无处发泄，他暗暗决定，不管这教育局长、广电局长和卫生局长是不是真的有事不能来，自己都要找机会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才是，否则

今后就别想镇住他们。他见过职场上的很多人都是这种贱脾气，你放他一寸，他就敢长出一丈，你放他一尺，那他非长出一里来不可。

“还是不要惊动各个局长的好，大家都忙嘛，更何况是单位一把手，呵呵。”汪大明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人人都能听出他的话外之音。汪大明一边和任爱国握手一边对金秘书长说：“我和老任可是老相识，早在政法处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呵呵。”

金秘书长这才记起汪大明是从文化厅下来的，说：“怪不得任局长今天来得比我还积极，一大早就等在宾馆大堂了，原来是一条战线的老感情啊。”

任爱国赶忙说：“早就该来给汪厅长请安了，没有汪厅长的坐镇指挥，哪里会有我们南河口傩戏的‘申遗’成功。再说，汪厅长对我们整个尘州的文化事业也一直是关爱有加的，现在亲自来领导我们，更是尘州人民的荣幸啊。于公于私都要拜访您的，只是怕您这新官上任门庭若市排不上队，改日一定请汪市长去文化局指导工作。”

汪大明哭笑不得，心想，我这分管文教的副市长哪里是什么门庭若市，只差鬼打死人了。也懒得和他多啰唆，说：“今天你就不必作陪了，你也看到了，教育局长和广电局长都忙得紧，总不能让人家说咱们文化系统的干部就闲得慌吧？呵呵。”

金秘书长知道他话里有话，也只得尴尬地陪着笑脸。

八点钟出发，途经的南庞岭果然名不虚传，弯弯绕绕的盘山公路将汪大明颠得几欲呕吐。往窗外一看，光秃秃的山上草木零落，随处都是悬崖峭壁，让人看得心惊肉跳。

十二点半方才到达，县里一千人马早在易江宾馆等着了，领头的是有些秃顶的岳县长，见面就抱歉地说：“汪市长，实在对不起得很，万书记还有点别的事情，稍晚来向您汇报。”汪大明先就有了几分不快，谁都知道县委书记出面与县长出面作陪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看来自己这个副市长在人家眼里并不算什么要紧角色。

更让汪大明失望的是，身为公安局副局长的刘三军也没来，说是到省里出差去了，昨天清早走的。汪大明心想，莫非人家也怀着和自己一样的心思，

4 副市长

故意不给他这个家乡人显摆的机会？

酒过三巡，县委书记万有才这才满脸通红地进来，见面先给汪大明抱拳，再向金秘书长抱拳，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请汪市长和秘书长多多包涵。没办法啊，咱们这小地方来个港商不容易，这招商引资，市委市政府的任务不敢不重视啊！”

汪大明也不起身，只淡淡地说：“当然是任务重要，我不过是随便来看看，万书记和岳县长二位不仅事情多而且事情重要，我看就不必有劳了，这里有你们管文教的邹副县长已经很好了。”

见汪大明这神情，两位反而有些不安起来，频频站起来给汪大明敬酒。汪大明也不起身，端坐在位子上与二位干杯，说话时眼睛却只看着金秘书长和小曾。一桌的人倒让他的傲慢给镇着了：就算市委书记周大同和市长钱宜贵来，也没见如此之大的架子啊！人家县委书记县长好歹也是一地诸侯。

汪大明心里暗暗发笑，先前读历朝野史，说是李瀚章道光年间以即用知县身份发给湖南，路过武昌时晋见湖广总督裕泰。行礼毕，李不待总督大人有请，先就一屁股坐了下去。裕泰呵斥再三，李方才不紧不慢地起身。裕泰事后赞叹说：“此人架子大，日后名位一定不亚于我。”李瀚章从此被称为“李大架子”。当初读到这轶闻时，汪大明忍不住哈哈大笑，心想这世上居然还有以架子大而获赞誉的。没想到今天的自己也以端出架子而获得尊重，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黑色幽默。也幸好自己在官场历练有年，换那在学府里呆的书呆子，见人就客客气气以诚相待，哪里会不让人越加看扁了去！怪不得那个叫卢如虹的混到最后连顿饭都蹭不到吃。说得不好听一点，这样的憨实人去官场混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午饭毕，汪大明也不去会议室听汇报，提出去学校看看。结果去的都是那种样板学校，从校长到班主任到学生代表，都是背台词的老手，一个个说着千篇一律的套话，无非是在某某某的正确领导下，在某某某的直接关怀下，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绩云云。汪大明随口问了问有没有学龄儿童失学的现象，校长们众口一词地说本校历年来减免学杂费多少多少，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们绝对不让一个孩子失学”，汪大明心想这些鸟人连应付检查都这样千篇一律还能指望他们培养出什么“创造性思维”的学生来。而陪

同的邹副县长一路上只晓得向汪大明开口要钱，说市里近些年来还压着这样那样款项没有下拨，现在本县教育资金缺口还有多少多少，乡村中小学需要立马翻修的危房还有多少多少，末了央求道：“汪市长回去千万向书记市长汇报汇报，我们都等着米下锅哩！上次陆书记来已经答应给我们拨款的，谁知道现在还没有下文，麻烦您给提醒提醒，呵呵。”

汪大明听了这话很是不爽，人家的口气明显不是指望他，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副书记陆有亮那里。那个开发“处女浴”的陆有亮尽管声名狼藉，但在仕途上却顺水顺风，从南河口市委书记升迁为尘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进而又荣升为尘州市委副书记。先前汪大明还只在和郭太宝开玩笑时提到这个人，万没想到有朝一日居然要和他共事，而且要受人之托向他“汇报”要钱。

一路的“视察”下来，汪大明心绪全无，又接到堂弟汪大伟的电话说有要事来尘州，便临时决定打道回府。邹副县长一再挽留，说汪市长第一次来易江，好歹也要住上一晚让县上教育部门的同志们尽尽心意。胖乎乎的教育局长也堆着一脸的笑，说已经在新开业的野味酒店定了五桌，教育局中层以上干部和县城中小学校长都来作陪。汪大明没好气地说：“你们将这钱省下来不也可以解决几栋危房吗？还有，你们的教育经费既然缺口这么大，怎的还养得起这么多豪华小车？”

这一来，大家都扫兴了，最后自然不欢而散。汪大明也自感觉有点突兀，以自己刚刚履新的资历和区区一个管文教的副市长身份，实在还不够格如此声色俱厉地训人，只怕多半要让人家在心底里笑话，说是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还真上脸了。要是换成更高级别的领导来如此这般地教训人，那才可以作为有口皆碑的佳话流传。如果来点微服私访，则更要成为老百姓传说中的大清官。据说周大同刚来尘州的第二天，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就上街了。说来也巧，出门不多远正赶上几个城管在围殴一个小贩。周大同走上去斥责他们说：“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如此打人到底是城管还是土匪？”那些人哪里见过如此胆大包天的家伙，骂道：“你他妈是吃饱了撑的吧，关你什么事？”一个暴眼的家伙更是要过来给他点颜色看。这时人群中有人认出来了，叫道：“你小三狗日的也不看看电视新闻啊，人家是新来的市委书记耶！”这一惊非同小可，“暴眼”吓得眼球更加曝出，几乎就要掉了下来，其他几个一时也呆在了原地。

6 副市长

这样的奇闻趣事显然具备全部的民间传播要素，一时间在整个尘州口耳相传，那个阶段电视上正在热播《康熙微服私访记》，这个书记大人简直就成了现实版的圣主康熙。

返回的途中，金秘书长小心翼翼地问：“好不容易翻一次南庞岭，何不多呆几天，连云林县和山南县都走一遭，也省得下次再跑？”

汪大明没好气地说：“凭什么就该我先去看这些县太爷，我倒要看看他们摆着那么大的谱给谁看！”

金秘书长知道汪大明这是心里有气，便和小曾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笑话来缓和气氛。汪大明也无心去听，只一心想着这大马路上到哪里去找一个地方小便才好。中午的茶酒下去，这会儿都化作了延绵不绝的尿液，在体内蠢蠢欲动。先前本来可以在那几所学校就地解决，谁知那个邹副县长也许是怕他与学生直接接触，一直像个蚂蟥似的死死盯着，连小便也要和他并排进行，汪大明尴尬他可不尴尬，汪大明又不好明说，索性自个儿忍着。这会儿在山路上一颠簸，大有随时迸发的危险。

好在秘书小曾看出了端倪，在一个山头拐弯的地方叫住司机靠边，然后拉开车门说：“汪市长您赶紧行动的好，乡里有句俗话说，屙尿莫看人，看人屙不成！”

这个朴素的道理其实汪大明也知道，但自己堂堂一个副市长当着下属的面在光天化日之下撒尿总不成体统。金秘书长和小曾似乎看出了他的心理，两人一前一后先就撒将开来。汪大明也就将心一横，借着轿车的掩护，终于痛快淋漓地解决了问题。

再上车时，金秘书长呵呵地帮汪大明解窘：“孔夫子说得好，人有三急嘛，呵呵！”汪大明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因了这并肩战斗的友谊，三人的关系似乎也更为融洽了。小曾放开了很多，便说起范副省长的一个笑话，说是他老人家率领浩浩荡荡一支队伍考察返回，半路上急着要放松一下，但一直没见着厕所。身为堂堂副省长怎可当着众多下属的面就地解决，只好让秘书给当地官员打电话问就近哪里有方便之所。地方官员赶紧告知何处有一所小学。事情本来可以到此结束，谁知道地方官员不放心，又立马电告该小学校长说某副省长马上就要驾临该校。结果等范副省长到达时，该校已经打出大幅横幅

“热烈欢迎范一国副省长一行来我校视察工作”，校长亲率锣鼓队载歌载舞上来献花，两个花枝招展的小学生还要上前去给副省长系红领巾。但范副省长哪里管得了这许多，三步并作两步直奔厕所而去，丢下全校师生呆站在那里，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等省长大人终于如释重负地出来，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校长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赶紧上前请省长指示。范副省长一边上车，一边笑呵呵地说：“很好很好，我很满意。”这下可好，这一天被列为该校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范副省长的指示“我很满意”被用特大号字书写在校门口，每有来人，校长必郑重其事地诠释一遍。

司机老季笑得差点岔气，说：“你曾秘书不是胡诌的吧？”

“这可是林阳县政府办的小胡胡萝卜亲眼见到的，我骗得了你还能骗得了秘书长！”小曾呵呵地笑，说：“幸好今天那几个局的没来，要不然只怕也要委屈我们汪市长了，呵呵！”

汪大明想象着范副省长的狼狈相正乐呵着，没想到小曾又扯到这个扫兴的话题上来，当即收敛了笑容，假装闭目养神。

到达市区已是华灯初上，金秘书长提议去新开业的“南都帝乐大酒店”吃饭，这是一家五星级标准的大酒店，“外商投资的，设施服务比滨湖的天华大酒店还要豪华哩！”

汪大明说：“还是不要太浪费，就随便找个有特色的小吃店也行。”

“那不行，”金秘书长口气坚决地说，“您第一次外出检查工作，好歹也代表我们文教卫生战线的最高领导嘛。再说其他战线的领导同志都去那里开荤过了，您再不去的话小曾也会有意见的，呵呵！”

汪大明便没再坚持。到那里一看，果然金碧辉煌，气派不凡，单一个酒店大堂就有上千平方米，进进出出全是肥头大耳的官员老板，汪大明有那么一会甚至疑心又到了澳门的葡京大酒店。

在包厢里刚一坐定，年轻漂亮的酒店女老板已经闻风而来，大方而殷勤地“请汪市长多多关照”。汪大明看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夏漪”二字，便笑着说：“这名字好有诗意啊！”女老板连连说：“见笑见笑，汪市长赏脸是看得起这个小店，今天的全部消费免单，请几位领导慢慢享用。”

8 副市长

金秘书长咋咋呼呼地说：“你这美女老板陪咱们汪市长好好喝几杯才是硬道理，谁说要你买单了啊！我们市政府再穷，吃顿饭的钱还是有的嘛！”

女老板大大方方地说：“看您秘书长说哪里去了，我就是说比尔·盖茨和李嘉诚没钱也不敢说你们市政府没钱啊，呵呵，买单只是想对新来的汪市长略表敬意。各位先尝尝小吃，小漪随后来给大家敬酒。”

女老板出去后，汪大明对金秘书长说：“这女老板伶牙俐齿的，蛮精干啊！”

金秘书长眨巴着眼睛，诡谲地一笑：“人家可是见过大世面的哦，呵呵！”

见他那副神色，汪大明不便再问。

不多久，满满一桌的山珍海味上来了。汪大明说：“就我们四个人哪吃得这么多，你老金也太浪费了吧！”

金秘书长嘿嘿地笑：“我没点菜，都是人家夏老板送的，我们沾汪市长的光饱饱口福。”

汪大明端起一杯五粮液，对金秘书长和秘书小曾、司机老季说：“第一次检查工作就将你们几个累苦了，我平时蹲省里机关不懂得地方上的规矩，委屈了你们几个，背后可不要骂我啊，呵呵，来，干了这一杯，算是我敬你们。”

三人受宠若惊地站起来说哪里哪里，能和汪市长这样亲切的好领导共事实在是最大的荣幸。

几杯酒下肚，气氛就热烈起来了。小曾和老季就撺掇着金秘书长说段子，秘书长是个段子大王，官场笑话、黄色笑话一大堆，平时需要搞气氛时总是他出来耍宝，无不逗得领导哈哈大笑。有人说他这个副秘书长就是靠荤段子挣来的，政府办一时流传“荤段子也是生产力”的说法。

但金秘书长和汪大明相处不久，不敢放肆，就说了个“环保型”的：“话说某天办公室主任叫咱们这个司机老季去买早点，等了半天也不见他买回来，主任不耐烦了，就叫小曾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小曾出门一看，卖早点的小贩正在数落着老季哩。他说：你这个大哥，你给假钞也就算了，那起码也要是张印的，而你这张钞票居然是画的！退一万步说，画的也就算了，你给画一张十块五块的都行，你还给画张七块的！七块就七块吧，最起码也得

画张彩色的啊，你居然用的铅笔，这个也不说了，黑白的就黑白的好了，可也不能用上厕所的手纸画啊！而且手纸你也得用剪子把边剪齐了啊，这个用手撕的，毛边太夸张了吧？行，毛边我也忍了，可你也撕个长方形啊，这三角形就太说不过去了吧？”

一桌的人都笑得喷茶，老季见自己被“现挂”了，也不甘心，跟着说一个段子：“咱们金秘书长老家是林阳的，你们也知道林阳那里说话口音重，‘局’都念成‘猪’的。这天金秘书长准备去林阳检查工作，提前给下面局里打电话了解情况。电话接通了，秘书长开口就问：你人是猪（人事局）吗？对方回答说：你搞错了，我不是人是猪，我娘是猪（粮食局）！”

小曾到底是出道不久，既不敢“现挂”谁，也不敢即兴发挥，只掏出手机来照着念一则官场笑话：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工作，局长提前来到会议室，因为中午喝高了，便趴在桌子上打起盹来。不多久，几个副手都到齐了，副局长便碰碰一把手说：“局长，人都齐了，可以开始了吧？”局长揉揉眼睛，果断地挥挥手：“好，上菜！”

众人正要汪市长也讲一个，这时，一个身材高大、头发抹油的中年汉子推门进来，手里捏着个小酒杯，进门就粗声大气地说：“听说新来的汪市长在这里就餐，鲁某不知天高地厚，前来敬杯小酒助助雅兴。”

汪大明眉头一皱：这谁啊？如此大大咧咧的。

一旁的金秘书长早就嚷起来：“我说是谁啊，原来是鲁大董事长！”便起身向汪大明介绍说：“这是我们市最大国企麓江集团的鲁必胜鲁董事长，省人大代表，大名鼎鼎的人物啊，呵呵！”

鲁必胜并不搭理他，满口酒气地对汪大明说：“我鲁某是个粗人，不懂礼节，先干为敬！”说罢不等汪大明表态先就干了杯中的酒，然后将杯子倒过来，举到汪大明的面前，意思是要汪大明也一口干掉。

汪大明还从没见过如此粗鲁无礼的敬酒法，虽然早就听说这个鲁某人在尘州是呼风唤雨的大能人，但还是掩饰不住心头的恼怒，便冷冷地说：“早听说鲁董事长在工作上大刀阔斧，没想到在酒场上也如此雷厉风行啊！不过我汪大明一向不胜酒力，只怕要奉陪不起了！”

金秘书长见场面僵着了，便笑嘻嘻地过来打圆场：“你鲁董事长好大的面

子，汪市长那可是大杯啊！”

鲁必胜将手中酒杯狠劲一摔，对金秘书长大声呵斥道：“你金磊算什么东西，老子敬个酒也轮得到你来教训吗？”

金秘书长大失面子，自己好歹也是市府大院的副总管，还从来没被人在公共场合如此扫颜面，当即也沉下脸来：“我看你是不是喝多了？”

“好，你有种，”鲁必胜一边往外走，一边气冲冲地说，“等会你就知道到底是谁喝多了！”

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这鲁必胜是发了哪门子神经。几分钟后，门外突然闯进一伙人来，一律的黑衣黑裤，手拿铁棍，为头的抓住金秘书长啪啪就是两个耳光。汪大明桌子一拍：“干什么，还无法无天了不成！”

然而根本没人理他，一顿乱棍之下，金秘书长满脸是血地倒在地上惨叫。直到夏漪闻讯而来，大喝几声，那些人才住手。夏漪气得全身发抖，看上去文文弱弱的她冲过去一脚踢在为头那汉子的膝盖上。汪大明正担心人家反过来揍她，没想到那人并没计较，拍拍衣袖，率领手下大摇大摆地走了。

汪大明暴怒道：“马上叫公安来抓人！这还了得。”

小曾战战兢兢地说：“已经给公安局打了电话，说马上就来抓人。”

等赵铁石副局长带人赶到时，哪里还有打人者的影子。汪大明怒气冲冲地说：“这还用问，找他鲁必胜要人就是！”

赵铁石陪着笑脸：“汪市长，这个不好办吧？没有证据的事情怎么好乱抓人？再说鲁必胜还是人大代表……”

“还要什么证据？我们都是证据！”汪大明几乎气晕了头，堂堂一个副市长走马上任才四天，就让人在眼皮底下暴打自己的随从，“连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安全都保护不了，你们公安还怎么保护人民群众！”

赵铁石唯唯诺诺地答应着，只是吩咐人将金秘书长送去医院，并没有要进一步追查元凶的意思。

汪大明心中一冷，人家根本没把他这个外来的和尚当回事，想起当初从省委组织部谈话出来时那股志得意满前途无量的神气，自己都觉得可笑又可怜。

2. 任命

当初在澳门葡京大酒店豪赌时得知陈伟阳省长被“双规”，汪大明正自惊疑，料想自己与陈的黑暗交易也会随之曝光，万没想到又被情人小奕釜底抽薪。苦心经营的官场前景和用心呵护的婚外恋情转眼间都烟消云散，就连辛辛苦苦赢来的200万元赌资也化为乌有。自己忙于在官场、情场、赌场处处下注，到头来居然处处落败，局局皆输。汪大明万念俱灰，有那么一刻，他甚至想到了步顾小凯的后尘，从葡京大酒店的楼顶上跳下去一了百了。

但他马上清醒过来：自己上有白发双亲，下有娇弱妻儿，就算再如何狼狽不堪，也没有轻言生死的权力啊。更何况赌场下注，未到尘埃落定、曲终人散，怎可轻言胜负！再说自己已经吩咐大伟将证据损坏，就算陈伟阳咬出自己，也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情啊！只要自己拼死抵赖，侥幸逃过此劫也不是全无可能。

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态，汪大明将去夏威夷的机票退了，悄悄潜回滨州市来。过海关时，也没见人家特意查看他什么，他似乎心安了一点点。刚一进家门，姚冰就兴奋地说：“你还不知道吧，陆援朝不行了！大年三十晚上送的急救室，到现在还没醒过来。”

汪大明心想，看来上次胡长彪就是为这事找自己，真是虚惊一场啊。他尽量用一副漫不经心的口气问：“爸爸那边有什么消息没？陈伟阳好好地做着省长怎么就给人搞掉了？”

姚冰有些惊异：“你在北京难道不看新闻？这两天报纸上都在炒这个事情。早在省直机关团拜会的那天下午，正在建的飞龙大桥垮掉了，当场砸死四五十个施工人员。新闻被陈伟阳封锁了四五天，但到底还是让中纪委知道了，来人一查，好家伙，修那桥的公司其幕后老板正是陈伟阳的宝贝弟弟。这下子想不牵扯出他陈伟阳来都不行了。这个家伙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想不

到一肚子的坏水，买官卖官、行贿受贿、插手工程、包养情妇、境外赌博他一样都没落下，我看够他喝一壶的了。”

汪大明心里暗暗叫苦，尤其是老婆嘴里轻描淡写吐出来的“境外赌博”更是让他心惊肉跳。他吃不准陈伟阳是不是已经供出了自己，便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老婆真相，以免事发时吓坏了她和孩子。

姚冰全然没有留心到丈夫神色异常，只兴致勃勃地问他在北京活动的情况如何，汪大明支支吾吾应付几句，便心不在焉地进了卧室，拨通胡长彪的电话说是要去看望陆厅长。胡长彪没好气地说：“现在还去看什么看，连人都不认得了，再说省委已经指定潘治政主持厅里的工作，咱们就等着看人家的嘴脸吧。”

汪大明明白他这是责怪自己没有第一时间赶去，不仅未尽到“自己人”的情义，更错过了最后一次联合对阵的机会。汪大明只好拼命解释自己一放假就回了乡下老家，穷乡僻壤没有手机信号，这刚刚返回省城就给他打电话了云云。好在胡长彪只一味冲汪大明发牢骚，并没有提到上级纪委有什么举动，汪大明这才稍稍心安一点，便在心里安慰自己：人家陈伟阳自己的问题都交代不过来，应该不会抖出自己来多出一事。

这样惴惴不安了几天，捱到上班的日子。尽管一号人物倒下了，但整个厅照样说说笑笑，一切照旧，好像根本就没这回事似的。汪大明心想，这和葡京大酒店的赌场真是异曲同工啊，无论刚刚发生什么样的轰动事件，赌客们更关注的永远只是下一个轮回。在位时被吹捧为比红太阳还重要的人物，也只有这时才明白那些逢迎的话语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只可惜台上的人永远不会想到这个层面，这会儿的潘治政就在志得意满地享受着钱一军、刘长洲、于维先这些前任厅长红人的热情拥戴，就连老董这样早就边缘化了的角色也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焕发出与年龄不相称的热情。

最让汪大明吃惊的是，丁胜贤居然回到了文化厅，名分是办公室副主任。汪大明心里说，看来这老滑头不止到自己一家烧香，还及时拜到真佛那里去了。一般说来，求刚刚大权在握的新领导办事最容易，不仅仅是因为那份孝敬，更是因为满足了新领导一言九鼎、拍板定事的权力快感。

好在汪大明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他担心的是陈伟阳。如果说此前他还怀